

浓情饺子

□山东龙口 张忠辉

早上,因为一点琐事,父亲和伯父吵得天翻地覆。被生活挤压到着火点的情绪,将兄弟俩本性的善良和醇厚炸得粉碎。

下午,父亲平息下来,母亲便开始张罗着包水饺。矮木桌,案几,面团,一盆青绿的馅儿。很简单,菜是上午山上挖来的荠菜,择净,用水焯过剁碎,还特意加了少许剁碎的肉。

我喜欢看母亲包饺子子的样子,轻巧,专注,似乎在拿捏着某种气势。我也在母亲的专注里安静下来,把注意力转向一排排渐多的饺子阵里。

包好水饺,母亲开始督促父亲去喊伯父过来吃。那个年代包顿饺子是不错的生活改善,毕竟兄弟连心,纵使父亲皱巴着一张脸,还是去了。

伯父来了,兄弟俩饺子就酒,由开始黑着脸,喝到自然。伯父走的时候,揪了揪我,“孩子,你娘包的饺子真好吃!”晚上,听见母亲轻声和父亲说着话:“以后脾气得改点,都是自家兄弟,退一步是感情,争一步就生分了。以后遇事多和哥商量,一家人和和气气地把日子过好。”

然后听到父亲带着酒意的一声长长的“嗯”。

当时我并不懂得,这顿荠菜饺子里妈妈还包进了她的智慧和贤淑。伯父一定吃出了其中的味道,因为第二天早上,就听见伯父扯着大嗓门喊父亲:“老五,上工啦。”

后来爷爷病了,很重。母亲变着法地给爷爷做好吃的。其中最多的是一种鸡蛋饺子,也是爷爷最爱吃的。那时没有不粘锅、平底锅。所有的操作是在灶台上一口大铁锅里进行的。锅底抹点油,舀上一勺妈妈调制的蛋液,待半凝固时,再放上一勺肉馅,翻起蛋皮一半盖住馅料,慢慢煎熟。金黄的蛋饺透着浓浓的肉香,令人垂涎。母亲擦干顺着眉际淌下的汗,领着我给爷爷送蛋饺。爷爷执意把一个饺子送到我嘴里,“孩儿,尝尝,你娘做的饺子真好吃。”不久爷爷去世,而母亲包蛋饺的情景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里,那里有爱的味道。

我参加工作后,生活慢慢好起来,各种肉馅和海鲜馅饺子的鲜美早已盖过了荠菜,还出现了各种风味的饺子馆。我时常劝母亲不要再

去费事地挖荠菜了,母亲不听,依然赶时赶节地挖荠菜,甚至还会把荠菜焯过水,放在冰箱里贮存一些,以便孩子们回家时,随时拿出来包饺子吃。我那被各种味道充斥着的感觉,对此隐隐地不屑。

有段时间,情绪陷入低谷。周末独自坐在宿舍里,傍晚时,母亲托人捎来一盒水饺。饭盒还热热的,显然是在临出发前刚刚做好的。打开盒盖,带着湿润的热气罩上我的脸,心也随之温暖起来。还是荠菜馅的,嚼在嘴里,荠菜特有的香味弥散开来,已经很久没有仔细地品味这个味道了,心里慢慢浮出母亲包饺子的点滴。

聪慧、宽容、善良、仁慈,母亲以最朴素的方式,为我们捏出馅料最丰富的饺子。而我,以母亲的方式去生活,还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?那顿饺子,吃得我泪流满面,多年以后,口齿间还萦绕着那个味道。

现在,我正在为我的孩子们包饺子。我不知道,将来的某一天,孩子们是否也会想起我的味道,并因此感到温暖和滋生勇气,还生活以宽容、坚忍和豁达。

最忆曾经养鸭时

□苏州 徐建平

河边的杨柳吐出了新枝,檐口燕子呢喃细语,大地披上了绿色的新装,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。呵,又到了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的时节,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儿时养鸭的情景。

“卖小鸡咧,卖小鸭咧——”商户挑着担子走村串巷,吆喝声带着浓重的外地方言,拉着悠长的声调传遍整个村庄。

母亲不买小鸡,因为每年家里的老母鸡都要孵一窝,小鸭要买来养的,通常买十来只。买回家后,母亲准备好一只干净的竹匾,上面铺了一层干稻草,把小鸭放在竹匾里养。一身茸茸的黄毛,一张扁平的小嘴,走路来左摇右摆,很是讨人喜欢。每次来到竹匾前,我都要忍不住上前去摸一摸,母亲见状,总是提醒我动作温柔一些,她是怕我弄伤了它们。小鸭子吃着母亲喂的食物,慢慢长出了灰色的羽毛,等翅膀有些硬了,母亲就围赶着它们下河,让它们到河里自己去觅食。

鸭子一早出去觅食,到了傍晚如果没有回来,母亲只要临河一呼,鸭子都能听懂主人的召唤,便接二连三爬上河岸,大摇大摆,不紧不慢,向着鸭笼的方向归去。有时鸭子受到惊吓,不肯回来,急得母亲在河岸上团团转,此时只能动员全家出动,把鸭子一只只赶回来。有时个别鸭子跟随别家的鸭群,到别人家的鸭棚里过夜,母亲就向乡邻赔着笑,一家挨着一家找,直到找到为止。每次抓到鸭后,我跟在母亲身后,心里直抱怨鸭子不乖,我就用手指“笃笃笃”地叩鸭头表示惩戒,一本正经警告

鸭子要长记性,下次记得自己回笼。

常言道:“鸡吃着糠鸭吃谷,各人自有各人福。”鸭子无疑比鸡有福气,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,家人就想尽各种办法给它们找食吃。大姐每次收工回来,就去房前屋后的泥地里翻土寻些活食,我放学后经常也跟着去打下手。见大姐手握铁锹,翻土后看到的蚯蚓,我像觅着了宝贝一样。到了夏天,我常光着脚跟父亲和二哥去河边的石缝里抓老墨虾、水晶虾、鲢鱼、塘鳢鱼,还摸些螺蛳和蚬子回来。大哥水性好,擅长摸河蚌,每次回来,常是收获满满。家中的籼米时间放久了会出蛀虫,母亲不厌其烦地翻动陈米,把那些弓腰蠕动的米蛀虫一条条拣出来……鸭子特别喜欢吃这些活食,每次喂食,群鸭围在家人脚边伸长脖子,食物一扔到地上就你争我夺,抢到的意犹未尽还多吃,没有抢到的嘎嘎高叫显出不满的情绪。

喂养了两个月左右,鸭子下蛋了!母亲每次去拣蛋,都是小心翼翼地把蛋放进一只装有糝糠的木桶中,母亲之所以这样保存,一是避免磕破,二是时间能放久。当鸭蛋积攒了相当的数量,母亲就把大部分蛋装进篮子,挎着篮进城去,走街穿巷,把蛋换成粮票,贴补家用。

母亲除了把大部分鸭蛋拿去换粮票外,还会留一些,腌好一小鬣咸鸭蛋,留存好了平时家里食用,再者因为江南民间有立夏吃咸蛋的习俗。

自从十年前老房子拆迁后,鸭子不养了,但是我经常会忆起那时美好的养鸭时光。

静默的春意

□仪征 张正

时至春分。小区楼下的几株紫玉兰、白玉兰,已经热烈地开过,落英满地,坚守在枝头的,花瓣多已披头散发,现出颓败的枯萎凌乱。

高大的香樟树,虽说四季常青,也在早春悄悄地完成了生命的交替,新冒的叶片,嫩绿,带点微黄;尚未完成上一轮使命的,墨绿,或砖红——变红的,大概只等一阵春风来,它们也要飘飘然回归大地,化作尘土了。车库门口那株被修剪成圆球状的高大红叶石楠,新生的嫩叶已不再红,开始转绿,变成它们该有的颜色。不远处,花坛中那几丛较矮小的,新叶还如花,火一般红,一大片。

迎春花的花期比较长,开得最早,走得不急不慌,迎着小区南大门,在一堵矮墙样的花坛上,长成一面花的墙,星星点点,明艳极

了。就在它的四周,在小区的一片绿草地上,各种小野花也在不甘落后地争奇斗艳。婆婆纳,蓝莹莹的,虽然细小,也同样靓丽;蒲公英,单独地看,无论哪一方面,都不逊迎春花;荠菜花,白白的,细细碎碎的,把小腰杆挺得高高直直的,努力向这个春天展示着自己的存在。

也有例外。那几株紫薇,完全还在冬眠,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。不但不见一丝绿意,连“衣服”也没穿一件,是“裸睡”,可见它睡得有多香甜。石榴,似乎也是慢性子,远远地看,枝上也光秃秃的,那粗粗细细、密密匝匝、奇崛清新的枝,都让人快忘了,不久之前,还是满枝金黄;再之前,一片翠绿;再再之前,一片绿的水波中悬浮着一条条红艳艳的小“金鱼”——“你以为它真是盛酒的金盃

吗?它会笑你呢。”石榴的花,郭沫若先生是这样比喻的。还有,便是那池中的枯荷了。因为旁边绿意葱茏的垂柳的映衬,它们的枯色愈发深重,像是再也经不起一两场春雨的摧枯拉朽。

“春意枝头闹”,该闹的在闹,暂时还不想来凑热闹的,仍静默着。它们在等待属于自己的丝毫不逊色的同样的春意。它们的热闹,可以更久远,从春末一直延续到炎炎夏日。

我突然明白了,它们的静默,其实是在酝酿——等到它们荣光闪耀的时日,姹紫嫣红的紫薇,火红火红的石榴,香气袭人的荷花,都会相继喷薄而发,无不绽放成生命的一种极致。

热闹的,是春意。静默的,仍是春意。春分之日,我面对这些静默的春意,不禁陷入沉思。

父亲的“水猴子”

□南京 陈光新

早年的家乡,水塘密布,河流纵横。早出晚归的父母,无暇顾及我们几个留守家中的孩子。父亲生怕我们下水玩耍闹出危险,灵机一动,就说水里有一种水猴子,会吃人,尤其喜欢吃小孩,企图以此恐吓而“拴”住我们的腿脚。

暑假来临,四邻的小伙伴们每天都吆五喝六地下到塘里去狗刨蛙跃,引得我们心头发痒,早把父亲的叮嘱和水猴子的威胁弃置脑后,跟着一起下到水里恣意戏耍起来。

天长日久,我们还练就了一身水上功夫,后来去到大河里游泳,几次遇险都成功地施展了自救和互救。

时光荏苒,不觉几十年一晃而过,老家附近的几口水塘也已不见

了踪影。再没料到,已退休在家含饴弄孙的我,竟在一次睡梦里与父亲口中的水猴子相遇了。

梦境还是在老家屋后的那口水塘,仍是顽童的我看到两个大人在塘边持竿垂钓,就从家里拿出钓竿,也站在岸边钓起鱼来。一旁的两人不时地拎起鱼竿,钓上一条又一条大鱼。看得我心里发急,挽起裤腿就下到塘里,站在水中钓开了。

突然,浮漂下沉,我把鱼竿用力往上一甩,鱼竿顿时弯成了一道弧弓。我以为钓上了一条大鱼,开心极了,绷紧鱼线往岸边拖拽。旁边的两个大人见状,却连连惊呼:“不好,不好!下面是水猴子,赶快把鱼竿抛掉!”

我正犹豫不决,水下的水猴子

已顺着鱼线和钓竿攀援上来,紧紧地抓住我的一只手臂。我心里十分害怕,眯起眼睛偷偷一瞅,只见眼前的这只水猴子,猴脸鱼身,脸上的皮毛颜色比普通猴子更深一些,眼里露出一道凶光。

水猴子的两只前臂非常有力,牢牢地抓在我的臂膀上,爪尖已深陷进了我的皮肉当中。我不敢挣脱,也无法进行挣脱。

正恐慌时,忽听得岸上传来一阵哨声。抬头一看,是父亲站在岸上,吹响口中的铁皮哨,厉声向水猴子下达指令,叫它将我放开,交由他来处理。原来,这水猴子是父亲养在水里,专门用来暗中保护我们的。

梦醒,两眼泪湿。至亲至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。

青石街

726 号

NEW SUPPLEMENT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